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吃冰

韩浩月

“老爸，你杯子里还有剩下的冰没？”女儿望着我手里的杯子。我晃了晃，有冰块撞击纸杯的声音，就把杯子递给了她，她很熟练地用手捏起一块冰，“嘎吱嘎吱”嚼了起来。

冰有什么好吃的？我问过几次女儿这个问题，她不置可否，但吃冰的爱好一直保持下来，也许她只是喜欢冰的口感，或者吃冰发出的声音。我以前不也是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上初中的时候，能吃上一根冰棒是很奢侈的事情。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不知为何我手头有了五元钱“巨款”，就拿着它去电影院门前的冷饮店，买了五支冰棒，一口气全吃光了，脑门和腮帮子，胃与心口窝，都是冰凉的，但整个人却很开心，觉得人生头一次如此奢侈。

在割麦季节，特别盼望卖冰棒的人，骑着自行车远远驶来，自行车后座上有一个木制箱子，箱子里放着棉被一样的隔热物，里面包着的就是一根根晶莹的冰棒。在被割麦子搞得灰头土脸、全身刺痒的时候，一根冰棒可以让人瞬间放松下来，疲惫的身躯也仿佛重新注入了能量。那会儿看港台电影，经常看到故事里的主人公，放学后去冷饮店（他们叫“冰室”）吃冰激凌、冰沙。这是当时看电影最喜欢看到的画面，毕竟冰激凌、冰沙要比糖水冻成的冰棒好吃多了（我是这么猜的）。一些年轻人的爱情故事发生在冷饮店，看来，再冷的食品也冷冻不住爱的热情。

许多明星也喜欢冰室，陈奕迅说过，“来香港，没去过华星冰室，就等于白来”。周润发、刘德华、郑伊健等都把去冰室消费当成日常生活中一件幸福的小事。但现在香港的冰室文化好像消退了，据说现在整个香港仅存20家正宗的冰室，更多时候，人们去这些冰室，是怀旧来了。

在冰箱还没普及的时候，制冰是属于工厂的事情，也是属于有钱人的生活方式。过去的年代，人们去冷饮店消费，或者从小贩的手里买一根冰棒，是整个炎热的夏天与冰接触的最简单的方式，冰在夏天给人带来的快乐，无法用言语来全部形容。

1998年，有一部著名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热播，剧中有一位爱吃冰的老太太，嘴里总是不停地嚼着冰块，“大民，给妈拿块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也似乎成了经典台词。对于市井百姓来说，如此唾手可得的一块冰，可以防暑热、降心火，吵完架之后来一块，可以迅速让理性回归，生活秩序井然。

梁启超先生著名的“饮冰室”书斋，也来源于焦灼的内心。《庄子·人间世》中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歟”，表达的就是一种理想与抱负找不到落脚点的无奈与焦灼，梁启超先生受此启发，用“饮冰十年，难凉热血”这八个字，直抒胸怀，他的热血，可是无论多少冰块也无法“镇压”得了的。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吃冰，除了被冰凉的口感吸引之外，据说还特别喜欢吃冰的声音，在一些他们聚集的网络平台上，有不少吃冰的视频与音频，说是吃冰以及吃冰的“嘎吱嘎吱”特别让人放松——不管怎样，吃冰让人放松终究是好的。在这个年代，总不至于像“张大民的妈妈”和梁启超先生那样，靠吃冰来缓解焦虑或者用“饮冰”来激励自身了吧。

上海世博会演出舞台上，一群精神矍铄的老人引吭高歌，整齐的演出服、饱满的状态加上很高的艺术水准，赢得台下阵阵掌声。这是世博会合唱演出专场，演出者是原卢湾区侨联 SUNDAY 合唱团，团长是蔡国钧。

蔡国钧是有着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同济大学教授。房屋结构专业是他的专长，他懂得英、俄、法、德、阿拉伯等国语言，精通俄语、法语，是新中国第一批留法学生，后援非在外工作多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早上，蔡国钧在复兴公园偶遇几位晨练的老人，闲谈中发现大家有一个共同爱好，喜欢唱外语歌曲。因为趣味相投，约定每个星期天上午在复兴公园一展歌喉，过把歌瘾。斗转星移，五年过去，歌友从最初的三五知己，逐步发展到一百多人的浩大队伍，因为相聚在星期天，取名 SUNDAY 合唱团。擅长指挥、又乐于为大家服务的蔡国钧被推荐为团长。

1995年，蔡国钧退休，全身心投入到合唱团工作中。

合唱团初创时期走过一段艰难路程。为了能正常开展活动，蔡国钧默默付出许多时间与精力。没

今年大年初一，位于演艺大世界核心区域的天蟾逸夫舞台重开迎客。这家闻名沪上的京剧剧场，不仅阅尽梨园风云，而且吐纳了各路英雄。顾竹轩是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顾竹轩（1886~1956年），江苏盐城人。早年来沪拉黄包车谋生。后来，他当上公共租界巡捕房华探，与人合伙办戏院、建茶楼。上世纪20年代，京剧在上海十分走红，湖北路上有一片专演京剧的丹桂戏园生意很好，顾竹轩看在眼里，痒在心上。此前，他同人合伙在闸北蒙古路开办过一家专演江淮戏的同庆舞台，积累了一些经营戏院的经验，于是也想入手京剧剧场发财。

1921年，顾竹轩与刘凤祥等人合资吃下位于南京路浙江路口的一块地皮（正对丹桂戏园），开设了一家戏院兼舞厅，取名“天蟾”，顾竹轩任前台经理，聘请名角演出机关布景连台本戏《开天辟地》，因噱头十足，票房大卖。两年以后，天蟾舞台归顾竹轩独自经营，他申请男女合演、整肃演出纪律，“对于前后台一切事项，无

扩大后改名上海舞台，并附设影戏部放映日场电影。1930年又更名天声舞台，不久被顾竹轩盘下。

天蟾舞台市口好、生意好，被对面永安公司老板郭乐盯上了。为扩建百货公司，郭乐串通工部局，以天蟾舞台营业执照到期、建筑安全系数低为由，勒令顾竹轩于1930年底将天蟾舞台拆卸迁建，仅补偿500大洋。顾竹轩接函后表示不服，因天蟾台原是黄楚九建造新舞台时向工部局购买的，契约在顾手中。在上海总商会领袖虞洽卿、律师江一平等人的支持下，顾竹轩控告工部局违约合同，强迫迁让，要求赔偿。这是工部局成立70多年来头一回成为被告，一时轰动了全上海。官司从上海打到英国驻华使馆，再到英国伦敦的最高法院，结果工部局败诉。判决书指出，工部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顾竹轩10万大洋。

尽管赢了官司，可顾竹轩清楚，自己还要在工部局地盘里滚打，不能与他们撕破脸。于是，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自愿选址搬迁的启事。1930年11月，“天蟾”的招牌迁到了位于福州路上的天声舞台，新天蟾舞台时代正式开始。

除了演戏，顾竹轩借助天蟾舞台还做了不少善事义行。1934年3月，他捐借天蟾舞台给广东旅沪同乡会三天，为粤民医院扩充院址演剧筹款，分文不取。

1935年11月，顾竹轩因涉嫌“唐嘉鹏案件”，天蟾舞台被迫停锣。受审期间，一度租给他人经营，后交其长兄顾松茂管理，他自己逐渐淡出了戏院行业。即便失去了台主，天蟾舞台已然成为上海最负盛名的舞台之一，京剧界甚至有“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麒麟童、梅兰芳、李少春等常到此登台献艺。

解放战争时期，顾竹轩支持地下党的工作，中共上海局的帮会工作委员会就设在天蟾舞台二楼顾竹轩的经理室，这里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最安全的碰头场所之一。

1949年8月，上海市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顾竹轩作为特邀代表参加。陈毅市长曾亲自到天蟾舞台看望过他，勉励他继续为人民服务。1956

有活动经费，团员自掏腰包，蔡国钧总是掏得最快最多；没有指导老师，他发动团员毛遂自荐，能者为师；没有排练场地，他骑着“老坦克”一家家单位跑，争取别人的理解和支持……为使合唱团有合法身份和良好发展前景，他千方百计寻找“娘家”，终于被原卢湾区侨联旗帜，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团员。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合唱团始终风清气正，保持良好精神面貌。合唱团声名鹊起，许多人慕名而来，有将军、教授、工程师、医生、律师等，演出水平日益提高，成为上海音乐家协会团体会员。

在给自己和周围人带来欢乐的同时，蔡国钧想到应该把欢乐播撒出去，让更多人分享歌曲的魅力，从而使身心在真善美中得到升华。他组织合唱团走向社会，进学校、社区、敬老院，用歌声讴歌时代，赞美新生活。区里的重大节庆活动，总能看到他们。合唱团连续多年参加上海国际艺术节“天天演”活动，得到组委会好评，许多外国友人听到熟悉的旋律，情不自禁一起哼唱起来。

合唱团各种事务繁杂，从安排场地、落实演出节目、印刷节目单到现场调度、舞台监督，老党员蔡国钧都亲力亲为。投入了太多精力，无暇顾及家庭，他还把老爱人动员出来参与其中，担任合唱团钢琴伴奏。

明天起刊登一组《心中有信仰》，责编：刘芳。



顾竹轩与天蟾舞台

苗青

不悉心规划，力求完善”，把天蟾舞台带到了一个繁盛期。

1925年，今天福州路云南中路口（即现在的天蟾舞台所在地）新建了一家大新舞台。舞台设计采用欧美式样，屋顶呈撑开的伞状覆盖整个观众厅，规模雄伟。半圆形的台唇，三面环抱观众，上下共三千多个座位，是当时上海座位最多的剧场。次年春节落成开幕。1928年1月

百年幽香（国画·书法）

老林

上海图书馆邀请我为参加“上图杯”2021新征程上海阅读马拉松赛的获奖选手做一次探寻国歌诞生的“建筑阅读”人文行走活动。我愉快应邀，并进行准备。上图的老师告诉我，阅读马拉松参赛的书籍是最近出版的《起来：<风云儿女>电影摄制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

通过阅读《起来》这本书，我对国歌诞生的细节有了更深的认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以笔、镜头和音乐为武器，建立起文化战斗堡垒，并创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通过阅读，我也解开了一些心中之谜，比如：在拍摄《风云儿女》时，为什么女主角王人美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拍摄？为什么从当时的斜土路片场转到杨浦区荆州路电通影业公司进行拍摄？还有，电影中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由哪些人共同演唱的？谜底慢慢被揭开，也为我带队讲解提供了很多的故事和素材。

那天上午，下着细雨，30多位参赛队员开始了探寻国歌诞生的人文行走。这次线路不长，总共三个重要参观点：聂耳雕塑纪念园、百代小红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和上海电影博物馆。虽然天气不给力，队员们还是兴致很高。

首先，我们到达位于淮海中路复兴西路交界的聂耳雕塑纪念园。这个广场虽然小，却是由两位大师共同设计。公园的设计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梁思成的校友、同济大学教授谭坦先生完成。聂耳的雕塑是由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先生设计并制作的。

雨打在梧桐树叶上沙沙地响，我们沿着乌鲁木齐路走向百年衡山路。在路途中，我不时向选手们提问：上海是第几批历史文化名城？有多少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有多少条不可拓宽的马路？有多少幢上海优秀历史建筑等。我详细地讲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大家表示收获不小。

大部队走到徐家汇公园的百代小红楼，现在已正式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前不久还举办过小型特展，专门介绍国歌诞生的历史。76年前的5月，《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在这幢百代唱片公司的洋房里面灌制唱片，作曲家聂耳曾担任过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副主任。

在去往上海电影博物馆途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优秀历史建筑衡山宾馆吸引了大家的视线。衡山宾馆原名毕卡第公寓，建筑风格是上海20世纪30年代最流行 art-deco（装饰艺术派）风格，投资商是万国储蓄会，和武康大楼是同一个投资商。行至繁华的徐家汇商圈，爬上天桥，远远地望见徐家汇天主教堂和徐家汇藏书楼。上图工作人员介绍，徐家汇藏书楼也是上海图书馆的一部分，于1847年创办，是上海现存最早的新近代图书馆，也是我国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缩影之一，1957年并入上海图书馆。而我们所在地徐家汇源景区，有“土山湾”的历史，有徐光启与徐家汇的故事，还有上海早期科学技术发展与中外文化交流等。

人文行走，走着，赏着，收获着。经过近两个小时行走，到达上海电影博物馆，观看《风云儿女》片段和参观国歌诞生的影像、文献资料。上海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在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史上，上海电影有着浓墨重彩的呈现。

结合阅读，我们行走城市；结合阅读，我们发现城市。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区，如同璀璨的珍珠，在新时代的城市发展中，散发着迷人的光芒。



7月，顾竹轩病逝，享年71岁。

1949年10月以后，天蟾舞台曾更名劳动剧场，1986年复名。最近的两次改建工程分别在1991年和2018年。历经近百年风雨的天蟾舞台，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继续发挥它聚名场、角演好戏、繁荣舞台文艺的积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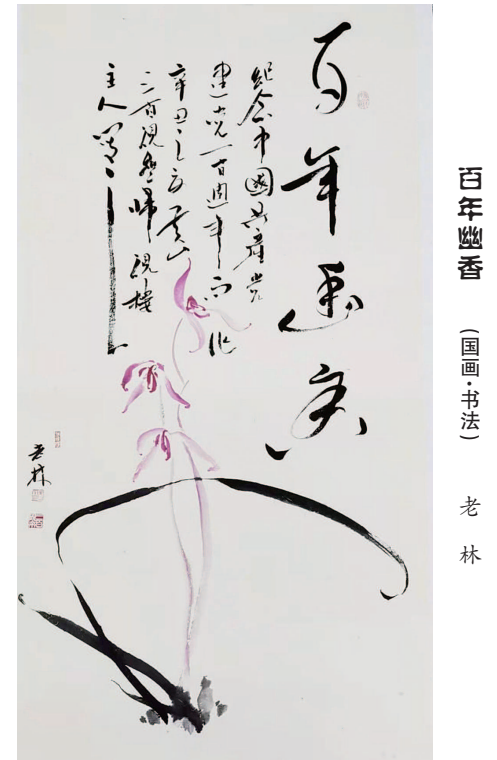
夏中缓缓行走……

听，有孩子的笑声从夏风中传来。有人说，儿童如诗，他们教会你在迷茫之中如何寻找光明。

夏天呀，是花开无尽夏的快乐，朵朵大朵地怒放。

行走在路上，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透彻和人来人往的欢喜与世俗。慢慢度光阴，处处是风景。

一朵朵似离我很近，它的影子就在初夏，花开无尽



百年幽香（国画·书法） 老林

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人

戴存亮

接纳。从此，合唱团走上健康、规范的发展轨道。

蔡国钧常说，我们组织起来，不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爱好，而是要让更多的人身心愉快，通过我们的歌声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他给合唱团定下宗旨：“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85岁的徐老师孤身一人，视合唱团为自己的又一个家，每次排练、演出从未缺席，她从中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一位来自武汉的退休教师，是个歌迷，慕名找到蔡国钧，要求参加合唱团，很快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快乐，不再寂寞。合唱团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各种诉求与想法难免产生矛盾。蔡国钧首先想到的是把团内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给他们开会，布置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就是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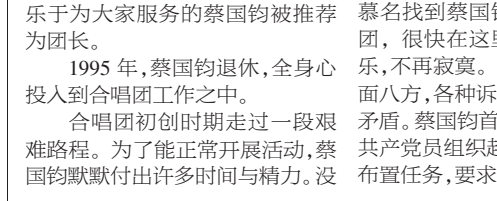
夏中缓缓行走……

听，有孩子的笑声从夏风中传来。有人说，儿童如诗，他们教会你在迷茫之中如何寻找光明。

夏天呀，是花开无尽夏的快乐，朵朵大朵地怒放。

行走在路上，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透彻和人来人往的欢喜与世俗。慢慢度光阴，处处是风景。

一朵朵似离我很近，它的影子就在初夏，花开无尽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